

PROSPECTS

教育展望

国际比较教育

163
专栏

创建世界一流教育

特邀主编

DON ADAMS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编

Vol. XLII, no. 3, SEPTEMBER 2012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1206号
邮编: 200062
电话: 021-62232300
网址: www.ecnupress.com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及材料,由作者自行负责,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文章中所用名称及材料的编写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一切信件请寄:

Editor, *Prospects*,
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
P. O. Box 199,
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

欲了解国际教育局的计划、活动及出版物,请查询其互联网主页:

<http://www.ibe.unesco.org>

一切订阅刊物的来信请寄:

Springer,
P. O. Box 322, 33 AH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中文版项目编辑:

王国红

合作出版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

国际教育局(IBE)2009 年

P. O. Box 199, 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
and Springer,

P. O. Box 17, 3300 AA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ISSN: 0033-1538

《教育展望》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Clementina Acedo

编委会成员

Norberto Bottani, Mark Bray

Kenneth King, Tatjana Koke

P. T. M. Marope, Mamadou Ndoeye

Fernando Reimers, Bikas C. Sanyal

Alejandro Tiana, Buddy J. Wentworth

Joseph Zajda, Yassen N. Zassoursky

Muju Zhu

助理主编

Simona Popa

助理编辑

Brigitte Deluermoz

中文版编委会

主 编

杜 越 陈 群

副主编

任友群 周南照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丰继平 王建磐 王斌华 冯大鸣

任友群 庄辉明 杜 越 杨光富

汪利兵 陆 靖 陈 群 范国睿

周南照 郑太年 郑燕祥 赵 健

赵中建 俞立中 祝智庭 彭利平

董建红 遇晓萍 程介明

编辑部主任

彭利平

副主任

丰继平(常务) 杨光富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展望》中文版编辑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展望. 163, 创建世界一流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编; 华东师范大学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2

(国际比较教育季刊)

ISBN 978 - 7 - 5675 - 1803 - 2

I. ①教… II. ①联…②华… III. ①教育—世界—丛刊
IV. ①G51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1594 号

教育展望

国际比较教育 总第 163 期
创建世界一流教育

编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译者 华东师范大学
策划组稿 王 焰
项目编辑 王国红
审读编辑 贾 斌
责任校对 高士吟
装帧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7.75
字 数 16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75 - 1803 - 2/G · 7204
定 价 32.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教 育 展 望

国际比较教育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用以下语言出版:

阿拉伯文版

مستقبلات

الرحلة العقلية للتربية المقارنة

ISSN:0254-119-X

中文版

教 育 展 望

国际比较教育

ISSN:0254-8682

英文版

PROSPECTS

quarterly review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ISSN:0033-1538

法文版

PERSPECTIVES

revue trimestrielle d'éducation comparée

ISSN:0304-3045

西班牙文版

PERSPECTIVAS

revista trimestral de educación comparada

ISSN:0304-3053

Subscription Service, Springer, P. O. Box 322, 3300 AH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欲订阅本刊中文版, 请致函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62

电话: 021-62869887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给您一个智慧的人生

教育能够 改变社会吗？



对教育与社会变革之间复杂关系的精湛分析！

（美）迈克尔·W·阿普尔 著 王占魁 译

978-7-5675-1524-6

2014年3月出版

32.00元

想象的世界



理解儿童的想象，深入儿童的内心。

（英）保罗·哈里斯 著 王宇琛 刘晓玲 译

978-7-5675-0730-2

2014年1月出版

25.00元

学校会伤人



学校何以会伤人，教育的出路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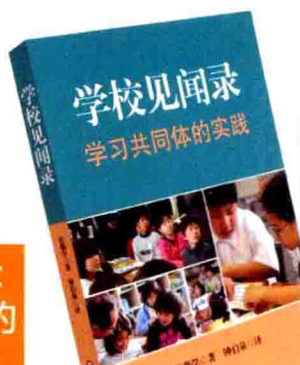
（美）柯尔斯滕·奥尔森 著 孙玫璐 译

978-7-5675-0843-9

2014年1月出版

32.00元

学校见闻录： 学习共同体的 实践



《教师的挑战》、《学校的挑战》之后，佐藤学、钟启泉再度联袂！

（日）佐藤学 著 钟启泉 译

978-7-5675-1822-3

2014年4月出版

28.00元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http://www.ecnu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电话：(021) 6076-0555

淘宝商城：hdsdcbz.tmall.com

客服电话：(021) 6076-057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 163 期

教育展望

国际比较教育

第 42 卷, 2012 年 9 月第 3 期

中文版 2012 年第 3 期(总第 163 期)

目 录

编者按

- 世界一流教育: 对全球挑战的回应 *Clementina Acedo* 1

观点/争鸣

- 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为了谁?) *Susan L. Robertson* 3

专栏/创建世界一流教育

- 导言——世界一流的基础教育 *Don Adams* 11
不仅仅是考试分数 *Henry M. Levin* 31
创建世界一流的教育: 俄亥俄全球思考 *Esther E. Gottlieb* 48
从朝鲜战争废墟中崛起的韩国教育 *Chong Jae Lee, Yong Kim & Soo-yong Byun* 64
世界一流教育与新兴的中国大学模式 *Jun Li* 80

动向/案例

- 世界一流大学的国际模式: 国际文凭组织 *Ian Hill* 101

世界一流教育:对全球挑战的回应

Clementina Acedo*

在线出版时间:2012年9月12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2012年

世界一流教育所引发的广泛关注证明了它的重要性,此外,世界一流教育对重大教育改革带来的启示也正在吸引全球。部分国家和地方政府正力求通过教育改革来创建新的教育体系,以培养毕业生成功地参与到全球社会之中,促进不断发展的全球经济。这一重要性还反映在大量正在拟定的具体的教育计划、做出的选择以及新的教育挑战中。

为了甄别和分析各种进一步完善世界一流标准的尝试的可能性和局限性,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本期《教育展望》专刊批判地考察了这些努力。此外,本专刊提供了详细的个案研究,分析了几个国家和机构的行动计划,如韩国、中国、美国的俄亥俄州和国际文凭组织,因为它们设计并实施了各种举措,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全球挑战。

本期由 Don Adams 博士担任特邀编辑,为本刊撰稿的作者们指出了世界一流教育的不同定义所具有的复杂性。他们还挑选出一个主流定义,即把“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等同于学生在国际测试中的卓越成绩。在部分国家,实现世界一流教育已成为一项强有力的国家政策。人们或许会将愈益重要的国际评估视为具有世界一流教育体系的专属俱乐部国家的入学考试,或者把它们看作是一系列跨国的标准化工具。因此,正如 Adams 指出的,以下重要问题尚待回答:谁在极力主张测试在创建优质教育中发挥关键作用?我们听到的是谁的声音?还有谁的声音没有听到?又是谁的话语导致了特定的标准、基准和指标?

Susan Robertson 指出,我们可以将世界一流教育视为一种对学习开放的教育,这种学习关注广泛的世界问题。但是,有关世界一流的讨论一直具有功利性。问题的焦点在于,世界一流教育包含哪些内容,通过什么途径才能实现它,谁将从中获益。她建议,问题不应该聚焦在需求,而是“谁在提出这一主张”以及是谁从中直接

* 原文语言:英语

Clementina Acedo

通信地址:IBE UNESCO, P. O. Box 199, 1211 Geneva 20, Switzerland

电子信箱:c.acedo@ibe.unesco.org

获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或许有益于大学以及大学所服务的广大社会。Robertson 进一步指出,被广泛公布的排行榜“开始失去原本的控制”,从而导致作为分形体而展示的知识的“碎片”。

Henry Levin 坚信,学校对社会及经济具有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大于由 PISA 和其他测试分数所产生的影响。他承认,已有相关证据表明,正规的学校教育影响着入学准备并促进学业成就。此外,学校还影响其他个性特征、技能与能力的发展,从而决定学业成就和工作效率。但他指出,由于我们的注意力仅聚焦于教育成果的某一维度——即认知测试分数——我们正在影响教育政策的制定,这可能破坏社会与经济的生产力。而且,Levin 还证实,与认知技能相比,其他的非认知技能与能力可能对薪资水平和教育成功产生更长期的影响。

Esther Gottlieb 介绍了美国俄亥俄州如何规划和发展一个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规划的过程包括检视美国其他州和部分国家的改革举措。她勾勒了该州新的教育改革计划,改革旨在重新设计并提升幼儿园至十二年级的学校系统。俄亥俄正在为 21 世纪的社会和经济做好准备,并为之构建支持性的知识与学术技能,这是培养积极公民和有竞争力的劳动力的关键。

Jun Li 论述了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模式,全面地回顾了世界一流优质高等教育机构的定义和基准,这些教育机构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的,既有西方的也有东方的。他的阐述为理解中国的独特模式提供了基础。他还考查了中国有关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的决策,相关的讨论既生动又广泛。中国模式是一个既向历史学习又向国外学习的范例,Jun Li 还通过三个案例,为我们展示了当代中国大学的不同模式。

Chong Jae Lee, Yong Kim 和 Soo-yong Byun 主要聚焦 1953 年朝鲜战争以来韩国教育体系的发展。几十年来,新成立的大韩民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经济体系和先进的教育体系。韩国致力于教育发展的一系列模式快速改变了韩国青少年在校接受教育的平均年限,2001 年这一年限增长到 10.6 年。Lee 和他的同事追溯了教育体系的发展和壮大,为了应对竞争激烈的全球化经济,韩国快速建立了一个为所有人提供优质高等教育的体系。

Ian Hill 阐述了国际文凭项目的起源和发展,强调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解决如教育促进和平与跨文化理解等问题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世界一流教育认识到全球化对教育的需要,这种教育超越了国界。因此,除了知识、技能和态度外,“世界一流”还意味着胸怀国际理想,学习国际语言和发展全面的世界观。

致谢 特别感谢 Simona Popa 为本编者按的撰写作出的贡献。

(丰继平 译)

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为了谁?)

Susan L. Robertson*

在线出版时间:2012年8月11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2012 年

摘要:在教育界,“世界一流教育”的口号无处不在。本文深入剖析谁在推动这一概念、为什么、在哪里以及它还需要做些什么工作。尽管确定教育机构所处世界一流水平的工具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已编制,但近十年来它们已迅猛发展,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它们为新的玩者进入教育领域提供了机会,这些玩者从收集并销售信息中获益。第二,它们提供了一种促进领域内部和各组织之间的竞争的方式。最后,它们的全球影响力赋予它们巨大的力量。关于世界一流教育概念的关键问题以及推动这一概念的相关技术还没有得到充分地、批判地审视,以表明它们在策划权力转移和实现对教育领域的控制中的核心作用,而且参与其中的各利益方是在非常有限的公共问责空间中运行的。

关键词:世界一流教育 全球化 排名 文献统计 高等教育

在任何大型搜索引擎中输入“世界一流教育”这一术语,马上可以看到:这一概念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其观点却有失偏颇。或许我们会认为,世界一流教育是指一种更全球性的教育理想,一种更为开放的教育,对涉及全球性的问题、思想和关切的学习持开放态度。或者,世界一流教育的概念完全是关注全球学习者的学习经验的质量问题。在此,全球卓越既是一项基准又是所有公民的一种权利。但是,只要浏览一下相关网页很快就可以发现,显然,世界一流教育带有高度工具性的阅读内

* 原文语言:英语

Susan L. Robertson(澳大利亚/英国)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社会学教授,她的学术生涯跨越四个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她是布里斯托尔大学全球化、教育与社会中心(GES)的首任主任,也是《全球化、教育与社会》杂志的首任联合编辑(与 Roger Dale)。她的研究重点是教育与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的研究,注重分析全球化与区域化项目、战略及其实现的复杂性。

通信地址:Centre for Globalisation, Societies and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Bristol, Helen Wodehouse Building, 35 Berkeley Square, Clifton, UK

电子信箱:s.l.robertson@bristol.ac.uk

容:它涉及什么?如何实现它以及谁似乎是主要的行动者和受益者?

这一点在全球大学排行以及各机构的声明中最清楚不过,当各机构在经营自己的形象、资源以及向投资者、学生和广泛社区宣传自己的战略时,它们会提出各种声明,包括“鼓动性的”(我们“要”成为世界一流)、“调节性的”(我们有一张谁是世界一流的“名单”)和“市场化的”(我们“是”世界一流的)。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尽管世界大学评级机构和排名榜声称要致力于世界一流教育的产生和回报,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漏洞百出的项目,就其本身的过程来说,绝不是世界一流之道。换言之,无论是在相关过程中,还是在传递所发生的事情的主流解释中,都存在着重大的信誉空白和民主缺陷。

教育事关重大,在相关问题上需要保持沉默。或者,如果不保持沉默,我们也必须停留在仅把这些过程视为短期的、通过工具来试验的技术性问题的层面。而进一步试验所意涵的假设是,排名工具的精确度将克服信誉空白和民主缺陷。然而,这将提供给我们一种缩水的民主观,把它视为一个数据的精确性问题,而不是把这些数据及其所代表的方式视为一种在社会与政治领域中运行的特定形式。对我们来说,一系列关键问题应该不是关于世界一流教育的要求,而是行动者的问题:是谁,又是如何提出这一主张的?谁直接受益?这些排名在发挥什么作用——包括预期的和意料之外的?以及,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大学的知识生产和大学所服务的社会意味着什么?

回放一:“如他们所言,其他的都成为历史……”

正如 Ellen Hazelkorn(2011)在其著作的首段中所言,“2003 年上海交通大学发布了第一次世界大学排名,而其他的排名——如他们所言——都成为历史”(p. 1)。然而,这绝不是—in 一般意义上揭开了高等教育的历史。在上海交通大学发布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后数月内,欧洲召开的一次大会便宣布欧洲落后了,不仅落后于美国,还落后于世界其他经济体。欧洲仅有 10 所大学进入前 50 名(其中数量最多的是英国),而美国则有 35 所大学进入前 50 名。因此,欧洲的决策者们发布了一系列声明,必须改革欧洲的高等教育体系。一年以后的 2004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THES)及 QS 世界大学排名(THES-QS)进入了历史性的创造中,两个合作机构于 2009 年分道扬镳。THES 在其网站自称是“高等教育绩效的全球权威”,它进行了自我改造。如今,它与加拿大的知名公司汤姆森路透(Thompson Reuters)合作,该公司专门收集全球专业人员和商界的信息,THES 的世界大学排名承诺将提供全球及地区的总排名以及专业和学科的排名情况。2010 年初,欧洲委员会也以多维度大学排名体系(U-Multirank)这一由欧洲推动的排名体系宣布了其在全球排名这一游戏的挑战。多维度大学排名体系邀请了利益相关者参与到该体系中,它认可欧洲大学

的优势,而这些大学与美国的私立大学相比至今已黯然失色。

但是,出版业与高等教育领域何以出现这种强迫的姻缘?无可否认,大出版商因其能够监督并控制信息的下载、资料的引用和热点话题而成为传播科学知识、学术生涯和机构事务的关键,但大学排名却超越了这些。由于新的发表形式(博客、Facebook 和 Twitter)已经成为社会的核心精神体系,大学排名不仅在衰败的报业中兜售,全球排名还为一些公司如 THE 和汤姆森路透提供了门径,以便这些公司通过它们发布的有关学术引用和影响因子的信息而进入高等教育的质量评估领域。

回放二:如果排名不是一种新现象,为何会一片混乱?

2003 年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大学排名,可以说是无意中掀开了高等教育这一新的历史。然而,尽管更多新排名工具的进入导致了混乱,但高等教育排名并非是一种全新的现象。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紧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出现成为一个重组项目,高等教育的学生是顾客以及他们的选择取决于有关机构的质量的观念导致了新的玩者进入这一领域。由报业集团如 THE、小型教育公司和私立基金会等组成的业界开始发布最佳高校指南,包括澳大利亚的《优秀大学指南》和德国贝斯坦曼基金会的评估报告(*Bertelsmann Stiftung*)。然而,这些排名主要是学科排名(如化学、数学、教育、社会学),而且仅限于国家(如德国、荷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层面的活动,即便它们的预期对象是全球范围的选择者。

这些呈现教育领域的方式反映了全球教育数据统计的主要发布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UIS)提出的一个长期观点,即这将有助于各国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为它们提供国际比较数据。尽管联合国社会的主导思想是,其他地区可采用西方的教育模式得以发展,但变革的主要机制是模仿或经验学习。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世界银行(WB)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它们需要发布可进行全球排名和比较的指标,换言之,需要建立一种纵向和横向比较的方式。时至 20 世纪 90 年代,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效益观的支持下,OECD 拓展了其全球范围的数据统计工作。1992 年,OECD 创办了《教育概览》(*Education at a Glance*),并随后发布了系列年度增刊,改进了各教育部门的数据采集与分享。OECD 于 1997 年启动的学生评估项目(PISA)在 2000 年提供了相关报告,这仅仅是如今诸多地方、国家、区域及国际等评估体系中的一种,这些评估体系力求为教育活动提供指导,从新的指标系列到计分卡、晴雨表和基准表。作为该部门的管理机制,它们的目的是在机构的和部门的战略中引入新的发展逻辑,它摒弃了战后国家规划的逻辑,而且肯定是一种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教育管理体系占主导地位的逻辑。

我们将看到,全球排名的出现为许多新的行动者和项目提供了进入高等教育部

门的入口和空间。例如,它们提供了新一轮的“军火”,以推进其他的政治项目如“欧盟高等教育区”的建设。排名还使科学、技术、工程学和数学等领域优先得到了研究资金,因为进步的观念(科学、法律和技术的进步违背自然规律)仍然是反映具全球竞争力的机构、国家和区域的主流概念。排名还引发了人才大战,从而凸显了大学在促进知识经济竞争中的重要性。

由地方的、国家的和跨国的决策者、行业专家、分析家和研究者参加的各种论坛也推动了这一浪潮,所有参与者有自己的议题、兴趣和解释。此后,人们围绕这些技术的使用、关联度、可信度和有效性等问题进行激烈讨论。它过去是并仍然是令人兴奋的非常严肃的话题。一些机构提供相关数据,有的机构已经对自己在排名中的胜利感到厌烦。对于排名,有人支持有人反对。但显而易见的是,尽管人们有各自的看法,但谁也无法忽略它们。

如果我们无法忽略它们,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认识全球排名?它们与早期那些反映高等教育活动的数据有何区别呢?对那些数据的解释是什么?如何解释排名所涉及的利益——什么利益?谁的利益以及为什么?

回放三:如何解释世界大学排名的快速发展?

退后一步看世界大学排名,很明显这些排名都是一些不相关联的社会与政治项目。不过排名(世界排名、文献统计、国家排名及热点文章等)也是项目的集成或组合,这些项目具有程序的维度,包括一系列的技术(标准程序、排名及晴雨表等),目的在于使用量化和分层体系促进部门的变化。可以说,近十年来排名在全球的快速发展由不同的私立部门和公共部门所推动,既是各种项目的目标也是结果,它们以瞩目而且将更受关注的形式干扰并改变着高等教育领域。

回顾过去八年来涌现的大量有关世界大学排名的文献以及评测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的工具,我们发现这些分析和解释可分为三类:它们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和政治项目,或者是社会变革计划的一部分,或者反映了社会构造中发生的重要变革。

“项目”这一范畴是指一项独立的社会、政治或文化战略,如为了促进社会变革,由某一特定行动者如教育部或某大学提出的某一政策。一个项目不仅会引发议论和物质利益,还会带来有代表性的观念。项目被相关领域内的主要行动者所推动、阅读、解释和实施,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实施中的作用来区分出谁是项目的推动者,也可以知道谁是项目的解释者,如学术研究者、智囊团的研究者以及国家和国际机构的研究部门。

注重从“项目”层面对世界大学排名进行解释,往往会把它们视为独立政策工具的结果,以理解并促进大学管理实践的变化,如回应绩效责任和透明度的要求,以代替新公共管理中的“质量”。持这一传统观念的作者认为,国际排名计划发挥着质量

保障的基本作用,因为它们向公众提供了所谓的“透明”信息。在他们看来,透明在此意味着排名计划为教育经历提供了一种代理,无论这一代理能否指明这一点。

同样在这一方面,有人认为对绩效责任的要求来自学生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如政府警示费用的上升,雇主需要优秀毕业生,广大的公众渴求获得有关教育质量和劳动力市场的前景的信息。由排名榜提供的机构排名只是诸多绩效责任工具中的一个例子,这些工具用以评估并管理大学生活,如认证、周期性评论、同行外部评估、检查、审计、基准分析和研究评价。ARWU 和 THE 的排名只是 30 多种不同排名系统中的两种,所有这些排名系统有着各不相同的标准、规模和范围。

为了确保精确度、关联度和效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更高的质量和绩效责任,人们也注重在数据收集方面采用更好的做法。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框架内的排名被认为是与政治无关,而是一种技术与方法的挑战,可以通过充分讨论、方法创新和最佳实践的分享达到共识,它不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现实反映,应该对之进行讨论、辩论、挑战或拒绝。他们的分析目的在于确保这一项目能获得更优质的数据,以确保机构的绩效责任,而不是让项目接受偏见、性质、级别标准等的质疑。部分参与者的广泛的商业利益很少被考虑。

第二种解释侧重于教育领域所谓的“计划性变革”,如“全球竞争力”或“优质高等教育领域”的思想。计划性解释批判了“技术性”解释的缺陷,并试图阐明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对世界大学排名的瞬时痴迷。对排名的计划性解释也往往把排名视为教育领域的政策工具和管理工具,以使大学转变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战略组织。它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因为在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市场中世界大学排名提供了有关一系列促进该领域变革的信息。例如,排名可能提供特定的信息,以便于学生选择,如毕业后就业成功的排名——即使这些岗位与学生准备攻读的学位无关。在机构的管理结构中,它们可能发挥战略思考和战略规划的工具,或帮助机构重新定位优先项(如谁获得更多从事研究的时间,或者教学计划如何回应学生的满意度调查)。排名可以是招聘最优秀学术人才的手段,从而导致薪资的巨大差异。此外,排名还可以为特定的利益相关者提供信息,他们把排名视为对机构进行投资获得回报的一种替代指标,或者是评级机构的替代物,它们使用排名来计算各教育机构的财政效能。

不过,我要在此声明,并非所有的高等教育机构或体系都欢迎全球排名,而且机构的排斥可能比体系的排斥更常见。这主要取决于大学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到全球高等教育市场中,取决于它们的排名处于什么位置,以及取决于在经济竞争力和机构绩效方面哪些更广泛的政治条件被牵扯进来。

但是,以上两种解释中缺少的是,为何大学排名已成为讨论世界一流教育的主要方式。排名已引起媒体对高等教育的极大关注,排名的工作方式——确定并发布名单——已经成为头等大事。换言之,我们还需要了解新行动者的角色——尤其是来自出版界的——他们看到了获取利润的新方式和新市场,看到了在该领域正在创

造的价值中插入一个价值链以获得商机和回报的方式。“声誉资本”的创造,它的发动机、目的和理念——“声誉风险”——也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产生和消费圈。

但是显然,私营公司(如 Scopus 数据库的制作者爱思唯尔公司、ISI 数据库的制作者汤姆森路透以及谷歌学术搜索的制作者谷歌公司)以及各公司间的关系正在推动文献统计和全球排名。对此我关注的是文献统计的研究数量与对这些公司(文献统计者)的研究数量之间的分离,以及这些技术如何在市场中发挥作用。例如,在汤姆森路透的 ISI 数据库中搜索 Scopus、汤姆森路和 Web of Science 等,文献统计可获得海量的有关主要数据库比较的文章以及与之相关的创新举措,但奇怪的是,有关爱思唯尔公司和汤姆森路透公司(即公司本身)的研究却很少。在推动全球排名中,相较于方法论的海量数据 QS 有限公司、TSL 教育公司等公司却很少受到关注。例如,四大全球排行榜——ARWU(2003—)、THE/QS(2004—2009)、THE/汤姆森路透世界大学排名(2010—)和 QS 世界大学排名(2010—)——都是从汤姆森路透公司和爱思唯尔公司获取数据。

这些公司涉入世界大学排名的有趣现象是它们帮助建立了一种常规化的期望,即排名每年进行一次,尽管对其发生的频率没有一个清晰的(当然也没有一个规定的)逻辑。从公司的角度,年度周期可以说有必要规范,因为这是从大学免费选取数据的一种机制,同时也让各教育机构关注这一周期。

显然,这些数据不仅用于排名,还用于促进辅助服务和标准管理能力的发展,这些都可以回售给大学、拨款委员会、基金会、区域组织等。例如欧洲委员会深入参与了标准管理,现正资助一个欧洲排名项目。QS 公司也在堪萨斯市 2010 年 NAFSA(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会议上兜售自己的服务,而汤姆森路透公司也一直忙于建设自己的“全球机构概况大全项目”(Global Institutional Profiles Project),这一项目的先锋是一家私营公司即艾维登斯公司(Evidence Ltd),它成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掀起了英国卓越研究评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cellence——RAE)和欧洲研究区(European Research Area)的浪潮,后于 2009 年 1 月被汤姆森路透公司收购。

正在建设的还有复杂的在线数据录入门户网站。这些网站在全球数千所大学与从事排名工作的公司之间建立起一个自由流动的通道(至少是单向的)。对数据的需求也正在消耗大学的大量资源。以上各项发展表明,政治经济领域内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其中高等教育日渐成为一个重要部分。这些变革以及变革的扩张也提出了涉及高等教育管理、知识与民主的关系,以及应该和可以如何监管这些新发展的基本问题。

快进:世界大学排名何以产生相关的影响?

有一种观点认为,排名的运作犹如社会学家 Karin Knorr Cetina(2003)所称的

“镜下系统”(scopic systems):一种以单一思想或价值对待复杂多样的信息,然后再反射回到全球的方式。Knorr Cetina 的研究一直关注金融领域,关注她所称的知识的结构流。对于多屏信息如何监管、捕捉、提炼和反映投资流运行的指标,她认为我们需要新的方式来看待。

我认为,全球排名和世界一流教育的概念也是如此。换言之,正普遍应用于教育体系中的镜下系统由大量的工具组成,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 PISA 和“教与学的国际调查”(TALIS),到全球大学排名(上海交通大学、THE 和 U-Multi Rank)、世界银行的知识评估方法(KAM)以及最近开发的用于评估全球学校和教师绩效且进行排名的 SABER 系统,排名只是其中的一种工具。

对于这些镜下系统,重要的是,它们只是在有关复杂教育过程的知识 and 经验中选取一些片段,获得一种片面的认识,然后再以碎片的形式展示一个整体的小部分。作为教育政策与实践的操纵工具,它们的作用力在于它们能够预设一种单一的方案来解决所设想的体系问题(竞争、效率、世界一流、质量),为此,观察者被邀请参与进来,对所反映的、被表征的事实特征做出反应,而不是对具体的反思前的事件做出反应。高等教育中的这些镜下系统也是权力的形式,因为它们同时会创设教育问题,提出可取的解决方案,向全球传播,并通过新一轮的数据收集和项目运作不断强化新的社会实践,此外,它们还激发深藏于国家民族和机构中的行为改变的情感(荣辱感)。

但是,在世界大学排名的运行中,还有别的东西。它们对机构特征进行分层,并使用比较作为决定流动或变革方向的引擎。这种竞争性比较至少是以四种方式运作。第一,它是强有力的空间制造者和地位分配的调节器,它在一个全球优劣表现者的等级排序中抬高某一学科、机构、国家或区域而压低另一方。第二,它的工作方式也很有力度,当比较涉及严格的时间维度时,如在数据收集的进展周期中,新的汇报最后期限总会赶上行动者们关心的时限。这为人们学会如何改进提供了空间,下一次或之后人们可以做得更好,同时在体系内保持充分的紧张和警觉。第三,一种来自评价的、道德的和情感的动力为判断一所机构、一个区域或一门学科与其他相关他者比较所处的位置提供了基础。其生活世界进入到这种优劣比较的行动者将从这种评估要素中学习,学习如何力争以世界一流教育这一构架所规定的方式采取行动,从而避免名誉受损。最后,由于这些镜下系统既得到了数字技术的支持,又得到了多重反射窗口的支持(大学网站、招聘机构的名单,等等),它们可以快速并大量地在跨区域上下拓展——从国际层面到区域层面再到国家层面。相应地,这种影响范围的广度也制造了大量机会去增强它们的能力,从而也放大了权力。

回放和快进:为了谁?

在本文标题中,我把(为了谁?)这一问题放在括号中。这不是因为我想把它放

在讨论或观测的范围之外,而是要表明当前在很多分析中这一问题正在被搁置。之所以提出“为了谁”的问题,并从最完全的意义上预测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样的解释,是因为我们要坚持,各种解释需要考虑教育领域而不仅仅是工具或机构。当然,这里的问题是,这些解释不是相悖的,而只是需要整合起来的不完全的描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整套有力的观点,对“为了谁”这一问题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答案吗?

第二,愈益明显的是,排名已经得到快速发展,远超越其始作俑者所设想的目的。世界大学排名的生态正日渐变得私人化和混乱起来:它们已进入机构财政廉洁的评估中,接受评级机构如穆迪公司或标准普尔公司的评估,这些评估可用于决定某一学历的价值,因而也可用于决定是否某熟练移民具有足够的学术资本。这些用途表明,对这些排名的使用方式已远超越了这些排名方案所标榜的“使用说明”。评级机构几乎不应为此受责。但这种趋势的确表明,世界大学排名作为一种实践方法需要配之以高水平的公众批判素养,尤其是如果它们不会以这些意外方式被使用的话。归根到底,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排名究竟是什么:它是有关大学知识和经验之意义的片面认识,而不是对整体的基本认识或对整体中精华部分的认识。

第三,我们或许可以公正地问一下:对于什么才是世界一流教育,一些行动者及其新的技术手段何以拥有如此多的话语权,他们的逻辑与获利相互关联着——但却没有被要求去向广大公众而仅仅是向利益相关者解释排名是什么及排名如何等。而且,尽管我们有评级机构的监管者——如学术排名与卓越国际协会(IREG)——但这一机构本身也受排名行业所控制。这不仅仅是一种见利忘义的行为,它还提出了有关民主、权威、合法性以及开放性问题。

我们需要大声疾呼并以全面的视野来质问,我们应以何种价值观和方法来看待世界一流教育,这种教育正在被策划和实施、建构和植入。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Ellen Hazelkorn的“其他的都成为历史”这句话。我们可以以重要的方式来形塑历史的路径,如果我们学会以批判反思的方式来对待这个正在发展的世界。这样才会有现实中的世界一流教育!

(丰继平 黎志华 译)

参考文献

- Hazelkorn, E. (2011). *Rankings and the reshaping of higher educ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 Knorr Cetina, K. (2003). From pipes to scopes: The flow architecture of financial markets. *Distinktion: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7, 7-23.

导言——世界一流的基础教育

Don Adams*

在线出版时间:2012年8月25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 2012年

摘 要:从历史或其他当代教育体系中借鉴教育制度和思想,这已成为诸多国家教育历史的重要部分。现在许多国家仍在挖掘历史中的趣事或洞见,而有些国家则力求卸去本国教育历史的包袱。此外,越来越多的当代政府和教育领导者正力求通过借鉴他国的当代教育思想、计划和制度,以改进或重新设计自己的教育计划。本导言指出,“世界一流”这一术语有多个定义,但本导言只限于基础教育的讨论。因此,本文聚焦大学前的学校教育,将探讨作为世界一流教育中不可或缺的质量评测、评测的规划方法以及对当前相关问题与趋势的探讨。

关键词:世界一流教育 基础教育 教育借鉴 教育质量 教育成就 PISA TIMSS 分权化 择校

评测世界一流的基础教育

有关国际教育成就测试的介绍已大大促进教育内容和教育标准的借鉴和交流。“世界一流”这一术语已经和国际测试的比较结果广泛地联系起来,这些测试的目的是评测教育质量的某些方面。的确,频繁使用这一术语的是那些实施国际测试并提供测试结果的各个组织。

各国、各国所属政治机构以及各国际组织已经研发了大量工具,以评测自身教育计划的质量。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和国际数学和科学趋势研究(TIMSS)这两个测试项目已经受到广泛的国际关注,这些项目强调国家与国际的比较,由此引发了诸

* 原文语言:英语

Don Adams(美国)

匹茨堡大学教育学名誉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包括发展中国的教育规划与教育决策。

通信地址:School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ittsburgh, PA, USA

电子信箱:PakDAdams@aol.com